

李平 著

『开始』在哪里

Where

is

"the Beginning"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开始』在哪里

Where

is

“the Beginning”

李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始”在哪里/李平著.—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9

ISBN 978-7-208-15562-6

I. ①开…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8730 号

责任编辑 肖 峰

封面设计 陈 酌

“开始”在哪里

李 平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4

字 数 245,000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562-6/I·1789

定 价 68.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开始”在哪里

- 007 “开始”在哪里
- 019 从神话神学走向理性神学
- 058 《诗学》中的柏拉图声音
- 079 探寻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学理依据
- 099 文学先人与“陌生”的精神花园
- 107 汉语命名的难题
- 120 札记一组

第二辑 游历中的艺术美

- 131 游历中的艺术美
- 147 艺术品的观看
- 170 文学鉴赏的三个层次
- 184 批评家与批评方法
- 204 批评的尺度、过程与技巧
- 214 诗艺述评
- 220 札记一组

第三辑 德尔斐的神谕

- 235 “德尔斐的神谕正向我们播报着晚间新闻”
- 248 爱玛与苔丝的生命现象之由
- 252 卢逸凡与契诃夫的《海鸥》
- 257 带有思想体温的纽约博物馆地图
- 260 人与时代
- 266 “做世上的盐”
- 276 文字的力量
- 283 木心肖像
- 318 札记一组
- 327 后记

目 录

第一辑 “开始”在哪里

- 007 “开始”在哪里
- 019 从神话神学走向理性神学
- 058 《诗学》中的柏拉图声音
- 079 探寻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学理依据
- 099 文学先人与“陌生”的精神花园
- 107 汉语命名的难题
- 120 札记一组

第二辑 游历中的艺术美

- 131 游历中的艺术美
- 147 艺术品的观看
- 170 文学鉴赏的三个层次
- 184 批评家与批评方法
- 204 批评的尺度、过程与技巧
- 214 诗艺述评
- 220 札记一组

第三辑 德尔斐的神谕

- 235 “德尔斐的神谕正向我们播报着晚间新闻”
- 248 爱玛与苔丝的生命现象之由
- 252 卢逸凡与契诃夫的《海鸥》
- 257 带有思想体温的纽约博物馆地图
- 260 人与时代
- 266 “做世上的盐”
- 276 文字的力量
- 283 木心肖像
- 318 札记一组
- 327 后记



“开始”在哪里

第一辑

“开始”在哪里

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已经开始过了？

—— 安德鲁·班尼特、尼古拉斯·罗伊尔

“开始”在哪里*

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已经开始过了？

一部文学文本是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问题引发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中一系列根本性的思考。文本开始于作者在他的稿纸上写下第一个字符，或者在电脑键盘上敲下第一个单词的时候呢，还是开始于作家对一篇小说或一首诗歌有最初设想的时候，抑或开始于作家的童年时代？我们能否说文本开始于读者捧起作品的时候？文本是从它的标题开始呢，还是从所谓文本“主体”的第一个单词开始？

我们将尝试着从一首诗歌开始。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伟大史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 1667)是从退回到开端开始的：

关于人类最初违反天神命令

* 本文译自 Andrew Bennett & Nicholas Royl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ory*,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9。

偷尝禁树的果子，把死亡和其他
各种各色的灾祸带来人间，并失去
伊甸乐园，直等到一个更伟大的人来，
才为我们恢复乐土的事，请歌咏吧，
天庭的诗神缪斯呀！您当年曾在那
神秘的何烈山头，或西奈的峰巅，
点化过那个牧羊人，最初向您的选民
宣讲太初天和地怎样从混沌中生出；
那郇山似乎更加蒙您的喜悦，
下有西罗亚溪水在神殿近旁奔流；
因此我向那儿求您助我吟成这篇
大胆冒险的诗歌，追踪一段事迹——
从未有人尝试擒彩成文，吟咏成诗的
题材，遐想凌云，飞越爱奥尼的高峰。¹

这个非同寻常的开始包含了关于“开始”的各个方面。从主题上看，诗句开头写的是亚当和夏娃“最初”违反天神的命令，从而“把死亡和其他各种各色的灾祸带来人间”。但它也是这首诗自身的开端：它使我们确信，这样的写作计划是第一次被尝试（“从未有人尝试擒彩成文，吟咏成诗的题材”）。这样开启一首诗，对于弥尔顿来说，就仿佛登月迈出了一小步……然而不同的是，因为传统上认为诗歌发端于灵感的凭附，而诗中又有祈求诗神缪斯赐予诗人写作灵感的句子，所以这个开头也是这首诗歌自身的开端。但由此也产生了关于“开始”的奇怪的悖论：灵感作为诗歌的起源，反而出现于诗歌的文辞开

1 参见弥尔顿：《失乐园》，朱维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始之后。弥尔顿诗歌的开始还以其他的方式动摇了所有简单化的“开始”或“开端”的概念。诗歌不仅谈论到开端（亚当和夏娃偷吃伊甸园中的智慧果），而且还写到未来回归于这个开端之前的时间（“恢复乐土”）：一种既是新时代的开端也是先前状态重现的时间。

这个“开始”算不上是开始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它不断地使我们退回到其他的文本——弥尔顿提到了摩西（“那个牧羊人”）。根据教义，他曾向希伯来子民“宣讲”创世的故事，换句话说，他撰写了《旧约全书》开头的几卷。在这个意义上，弥尔顿诗歌所恳求和呼吁的缪斯便是一个间接的缪斯了。与其独创性的声明相反，诗歌的开头复述了其他人的话，让人联想到许多别的开端。“关于人类最初违反天神命令……天庭的诗神缪斯”，重复了诸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那样的经典性开端的传统表现方式；“太初”则重复了《约翰福音》的开头（“太初有道”），等等。最后，特别是让诗句中的主要动词“sing”直到第六行才出现，弥尔顿移植了自己诗歌的开端。

然而，无论弥尔顿诗歌的开始有多么复杂，至少它尝试（或假装尝试）在特定的开端而不是在中间开始。从中间发端是另一种开始的方式，这种方式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但丁的《神曲》：

正当我们人生的中途，
前方的大道已经消逝，
我迷失在一片黑森林之中。

这里至少有三个不同的中间：“我们人生”的中途、黑暗森林之中、叙事的中端。但丁将人生、旅程和叙事三者融合在一起，暗示了以这样一个处于中间的时刻为开端所带来的异乎寻常的恐怖。尤

其是诡异的“我迷失”三个字，暗示了重新发现和重新找回自我的魔幻般的惊惧。但是但丁的开始或许也是在说明，并没有绝对的开端——只有奇特的开创性的中间。旅程、人生、叙事从来不是真正的开端：所有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开始以前都已经开始过了。但也并不是说，没有“开始”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毫不介意。没有开始，那当初我们是在何方？没有开始，文本又在哪里呢？

“开始”所引发的悖论在劳伦斯·斯泰恩（Laurence Sterne）的《项迪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 1759）的开头，就已经机智地表现出来了，该小说叙事的开端同时也是生命的开端：

由于我的父母对于我的出生负有同样的责任，我真希望我的父亲或母亲，或者他们俩在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那时候充分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将带来多么可观的后果就好了。他们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创造一个理性的人，也许还有他的快乐的构成、身体的温度，还有他的天赋、他特有的心智类型，甚至他的全部命运。这些思量可能会扭转他们高潮时的体液和性情。相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如果他们能及时权衡和思考这一切，然后再继续相应的进程，我一定会被调整，并以一种与读者可能见到的形象完全不同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开头简直就是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诗《这就是诗》（*This Be The Verse*, 1974）那个模棱两可的开头（“他们操出 [fuck you up] 你，你妈咪和爹地”）的喜剧版。项迪抱怨，在他思想的形成期，他的父母总是考虑其他事情，他害怕自己的整个生活因而都被毁掉了（*has been fucked up*）。小说数页之后，他的叔叔托

比评论说：“我的项迪的不幸，自他呱呱坠地之前九个月就已经开始了。”《项迪传》极好地处理了如何结束自传这个棘手的问题：这种体裁的文本是从来不可能穷尽其自身的，因为它所叙写的生活不会比写作者的生命跨度更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自传都不曾有结局。但是，《项迪传》也是关于怎样开始——如何在开端开始——以及我们是怎样开始的文本。

如果说开始总有一个语境，因而总是由发生在它之前的事情所决定的，那么《项迪传》的开始则表明，它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开始决定了以后发生的事情。与其他类型的开始相比较，这是真正的文学——开端像许诺一样，预示着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许多文学名著开端的力量之所在。简·奥斯汀（Jane Austen）《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 1813）的开头显然是明确的：“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就为整部小说搭建起了一个舞台。主题是结婚，语调是反讽。奥斯汀赞扬普遍主义的价值（“举世公认的真理”），但同时又讽刺这个19世纪早期英国中产阶级上层男士所认可的真理未必一定是普遍有效的。在对书中所用方言进行“说明性”解释之前，马克·吐温（Mark Twin）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5）是以一则“通知”开始的：

通 知

那些试图寻找本故事动机的人将被起诉，那些试图寻找道德寓意的人将被驱逐，那些试图寻找情节结构的人将被枪毙。

以作者名义

奉军需官 G. G. 之命发布